



青春
第五
篇

如果辜负他，我的心一定会碎成千万片，再也无法修复。

如果答应他，恐怕会遭天打雷劈吧？

如果只要遭雷劈就可以和他在一起的话，那——劈就劈吧！

莫大欢喜

【独舞 / 著】mo da
huan xi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莫大

【独舞/著】mo da
huan xi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青春酷语(第五辑)

主 编：珠 雅

责任编辑：马燕茹

装帧设计：花 雨

出版发行：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社 址：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商厦

电 话：0471-4971950

印 刷：广州市快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960×710 1/16

印 张：360 字 数：2700 千字

版 次：2007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978-7-204-09277-2/I·1854

定 价：460.00 元(全 20 册)

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，任何重制、仿制、盗版或以其他方式加以侵害，一经查获，必定追究到底，绝不宽贷。

【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】

● chapter 01.....	
第一章 身体会唱歌.....	P-001
● chapter 02.....	
第二章 暗恋的代价.....	P-012
● chapter 03.....	
第三章 寂寞在唱歌.....	P-022
● chapter 04.....	
第四章 混乱的一天.....	P-032
● chapter 05.....	
第五章 爱可以问谁.....	P-052
● chapter 06.....	
第六章 靠近一点点.....	P-079
● chapter 07.....	
第七章 就要爱了吗.....	P-094
● chapter 08.....	
第八章 爱之初体验.....	P-119
● chapter 09.....	
第九章 冰点与沸点.....	P-143



CONTENTS

mo

CONTENTS

● chapter 10.....	
第十章 别让情两难.....	P-165
● chapter 11.....	
第十一章 残酷的温柔.....	P-181
● chapter 12.....	
第十二章 存在的目的.....	P-199
● chapter 13.....	
第十三章 可以不流泪.....	P-210
● chapter 14.....	
第十四章 勇敢的幸福.....	P-221
● chapter	
尾声	P-232
●	
番外一 欢送会那夜	P-238
●	
番外二 父子小传	P-243
番外三 告别初恋	P-247

da huan xi



第一章 身体会唱歌

清早起来，多云的天空在我看来依然明媚。换上毕业时爸爸买给我的那身绿色套裙，镜中的淑女不由心花怒放。

一晃，和夏珩分别已有四年。

夏珩大我三岁，他家与我家是世交，住得也很近。但我一直没叫过他哥哥。

家里的相簿中有一张黑白照片。夏珩和我并排站在一只石狮子前。那时他已是小学生，我还在幼儿园里称王称霸。

相片中的夏珩表情凄厉，双眼充满了恐惧，嘴唇紧闭，双腿叉开，像是随时准备逃跑。夏珩每张照片都神情怪异。他对镜头有种莫名的恐惧感，身份证、毕业证上的照片都酷似被绑的人质。

小时候，夏珩虽然比我高一头，却总是躲在我的身后。他常常莫名其妙地大哭，然后脸涨成猪肝色，嘴唇抽动着说不出话。我看着那张白皙的脸颜色骤变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那双黑亮清澈的眼睛被小手揉搓成“国宝”一般时，我真想……说不出想怎样。朦朦胧胧的，不想让他难过。

对夏珩的保护欲就是在那时扎下根来。身为妹妹的我经常为了教训欺负夏珩哥哥的家伙而鼻青脸肿地回家。

于是，被我“罩”着的夏珩从此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，而我也在爸爸的苦口婆心和妈妈的野蛮“制裁”下茁壮成长。

中专毕业后，我在小学教书，而大学毕业的夏珩很快飞去日本读书。四年来，除了第一年的春节之外他再没回来过。我们的联系也就此中断。

听说小日本很歧视中国人的，不知夏珩会不会被他们欺负？

听说日本小姑娘个个身材一流，又爱发嗲，不知夏珩会不会被她们迷惑？

幸好幸好。今天以后，我的种种牵肠挂肚终于可以就此打住。

因为，夏珩的飞机正在向着祖国的方向飞行。

也就是说，王子即将重归童话。

怀揣着如此兴奋的心情，一整天，我始终笑容满面。学生们的小脸可爱极了。连平日最厌的徐继宝也好像异常乖巧。

可惜，这份好心情没持续多久。

“徐、继、宝！”我仍然无法避免地发出气急败坏地吼叫。



十分钟前，两个女生到我办公室，神色慌张地说：“陈老师，韦哲航长着畸形小鸡鸡。”

我几乎把刚喝进嘴的水一滴不剩地喷到她俩脸上。

“你们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徐继宝说的。”

“他为什么这样说？”

“他说他看到的，怎么办？”她们的声音中有一丝颤抖。

其实就算韦哲航真的长了畸形小鸡鸡，也不关她们什么事。孩子们还小，长大后也不一定会碰到，如果碰到，那就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，做普通朋友吧。

但跟两个涉世未深的小女孩当然不能讲得太透彻。

“别怕，老师会去问徐继宝。”我边安慰着两颗受伤的心灵边送她们回教室。

这时，徐继宝追着韦哲航经过我们身边。韦哲航看到我，找到救星般地奔至我面前。

“陈老师……”他的声音也有些颤抖。

徐继宝潜伏到他身后，一把扯下韦哲航的短裤，嘴里“隆重介绍”：“畸形小鸡鸡！”

我的耳边响起穿透力极强的女声尖叫。下一秒，韦哲航“哇”地哭出来。考验我的时候到了。

先迅速提起韦哲航的裤子，再铆足全身力气抓住那个“罪魁祸首”。不过五秒钟。



但眼下顾不上得意，尽快平息事态，才是当务之急。

“徐继宝，为什么说韦哲航长着畸形小鸡鸡？”办公室里，我脸暴青筋。

“我看到的。”徐继宝脸黑黑的，一副无辜的样子。

“你和他的不一样吗？”

“颜色不一样！”他的小眼睛放射出坚定的光芒。

“凭什么说他的畸形？”

“爸爸说我的很正常！”徐继宝一脸得意。

我很想站在椅子上放声高歌。每当我受到某种刺激不能自己时，就会有唱歌的欲望。

沉默半晌，我说：“你不能去脱韦哲航的裤子。”

“她们不信。”

从这点上看，徐继宝赋有坚持真理、勇于求证的开拓精神，具备科学家的素质。

“徐继宝，韦哲航的小鸡鸡很正常，并不是畸形。颜色不同也没什么问题，就像我们的头发，你的是黑色，我的是褐色，但它们都是头发，对吧？”

徐继宝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

“就像我的脸很黑，你的却很白？”他说出一个转折句，而且做到了举一反三，聪明。

尽管从来用不对地方。

“陈老师。”

“啊？”我重新绽放微笑。

“你的小鸡鸡是什么颜色？”

.....

“徐继宝，下午叫你的家长来见我！听见没有？！听见没有！听见没有！”



下午，我如约等候。

做徐继宝的老师已经三个月，还没有见过他的家长。只感觉他的家庭环境

不错，每天都有一辆黑色的宝马接送。

徐继宝的家庭联络册上写着，父亲名叫徐立涛，任职于建科实业。我大概听说过建科实业是本城数一数二的大公司，怪不得徐继宝会坐宝马。母亲一栏中只填着“余小曼”三个字，其余空白。阔太太嘛，当然不必工作，那为什么不多出一些时间教好儿子？

办公室的门被推开，一位老者走进来。

又是他。

“陈老师，继宝又闹事了？”他谦谦有礼地问。

他是宝马车的司机，也是徐继宝父母的代言人。

但这次，我铁了心要见徐继宝的家长。

“您告诉我，我会转告。”他真的是个称职的雇员。

“其实，徐继宝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，有问题的是他的父母。”我的表情僵硬，“所以，请他的家长亲自和我谈。爸爸或者是妈妈。”

老司机还在发愣。

我站起身，“请务必转告，谢谢。”

老司机懵懵懂懂地被我请出去。

一直在旁边批改作业的谢蒙蒙冲我一笑，“你们班活宝的事已经听说。”

“为什么上天要造出这样的孩子来祸害人间？”

“方显老师的伟大。”谢蒙蒙安慰我。



回到家，早是身心俱疲。瘫在床上，动弹不得。

妈妈叫我：“吃饭。”

床上人儿蠕动一下，“没胃口。”

“快！”

呻吟。

“死丫头，起来！”

闭起眼装死。

妈妈粗暴地拍我的脸，“吃完去看夏珩！”话音未落，床上的人儿鲤鱼般



跃起用光速冲出家门。

居然把这等天大之事忘在脑后，险些铸成大错。还好，现在我已站在夏珩家门口。有点喘，不知是跑得太急还是过于激动。

刚抬起手要扣门，门却开启。

渐渐露出的脸，成熟了，瘦了，但还是很白皙，一双眼正充满惊喜地望着我。

“松松，怎么是你？我正要去看你！”夏珩的个头又攀新高。站在他面前，我愈加玲珑。

我什么也说不出，眼泪涌个不停。

夏珩慌了，他笨拙地用双臂揽住我。

这副胸膛，宽阔、温暖，我把脸深深埋在其中，决定永远不放。

“傻丫头。”夏珩揉我的短发。

是的，我是傻丫头。

我愿一辈子只做你的傻丫头。



第二天，我叫徐继宝到身边来。

“爸爸还是妈妈？”

徐继宝思考。

“什么时候来见老师？”

他从裤兜里抓出个脏纸团递给我。我把它抚平，上面记着一个电话号码。

“这是谁的电话？”

“爸爸。”

我立即回办公室拨电话。

“喂，您好，建科实业。”是个软绵绵的女声。

“呃……我找徐立涛先生。”

“请问您是哪位？”

“我是他儿子的老师，我姓陈。”



-----【独舞 著】

“陈老师，您好。董事长交代过了，他最近很忙，请您抽空来公司面谈。”

“董事长？”

“对呀。”

“是徐立涛？”

“对呀。”

“……今天可以吗？”

“当然，要我们派车吗？”

“不用，那我半小时后到。”搁下电话，忽然很想听听夏珩的声音。

他也许在倒时差。

“赵姨，我是松松呀！”双手不受控制地拨出夏珩家的号码，“夏珩在吗？哦？好，再见。”

夏珩出门去了，没说去哪里。

难道不知道我会担心吗？现在的“臭虫”还是很多的呀。



建科实业，那栋高耸入云的大厦很好找。本城中，还不曾见过高过它的楼宇。走进大厅，有片刻的昏眩。它比我想象的更大，光是顶上那盏吊灯，已有学校操场的面积。

我去询问台：“请问，徐立涛董事长在几层？”

“您有预约吗？”

“有，我姓陈。”

“陈老师，董事长在等您，请上九楼。”

九楼。已有人在等我。

走在这种地方，多少会有些不自在。电梯比我的卧室还宽敞。一个人站在里面可以翻跟头，四五个人在里面横躺、侧卧都不成问题。可身心健康的人是绝不会在电梯里做这些事情的，那为什么一个电梯要造这么大？

简直是浪费。

它唯一的好处不过是充充门面、摆摆阔气罢了。



哼，有钱人。

因为我没有钱，所以我鄙视这些有钱人。

电梯造小一点，省下来的钱可以捐给希望工程，不然支援学校建设也不错。

虽然心里气焰高涨，却还是一阵阵心虚。

没见面，已经矮他三分。

难道是狡猾的商人有意安排？



电梯外，一身白色职业装的女子向我微笑。

“您好，陈小姐。”声音很熟，“我们通过电话。”

“哦，你好。”我忍不住盯着她看。好精致的人！连头发都顺帖如丝！赶忙回头照照明亮如镜的电梯门，抚平由于迎风骑快车而竖起来的刘海。

她带我来到两扇红色大门前，推开其中一扇，“请进。”

“谢谢。”刚踏进去，发觉里面的昏暗。

右前方有人在讲话。

“不必解释，事实已经摆在眼前。再狡辩，我就不客气！”啪！重重放下电话。

一个男人坐在一张硕大的书桌后面，很快又拨出一个号码。

“我是徐立涛，派几个人去看好他，敢轻举妄动，就地解决。”

我没有误进流氓集团老巢吧？

此人真是董事长吗？

他再换拨另一部话机。

“沈小姐，帮我暂停十分钟来电。”

他没有任何预兆地把一双凌厉的目光定格在我身上。

他的双眼眯了起来。

我的后背有点凉。

他说：“请坐，李老师。”

我望望左边，望望右边。站在被告席上的只有我一个人。

我指着自己的鼻子，一脸诧异。

他挑挑眉毛，理所当然。

“我姓陈。”人生有时真的很无奈。

他的眉毛皱起，又很快舒展。

“陈老师，坐。”

我坐在身后的沙发上，有意不去坐他面前的椅子。

他再次眯起眼，少顷，站起身从桌子后面绕出来。

“喝点什么？陈老师。”他好像故意把“陈老师”三个字加重。

“水。”

他从沙发右面的小冰柜里拿出两瓶水，一瓶递给我。然后就站在不远处，一边喝水一边看我。

我尽量控制自己的脸不去抽筋。

“我听陈司机说了，哦，我的司机也姓陈。”他说。

怎么这么不顺耳？

“听说继宝在学校表现不是很好。他绝对是个好孩子，为什么在学校会变成这样？”他在问罪吗？

我把水放在茶几上，清清喉咙：“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和在家里是不完全相同的，但一般情况下孩子在学校会比平时更乖，徐继宝这种类型确实不多见，所以家长和老师多沟通是很有必要的。”

他的笑若有似无。

“徐继宝是个聪明的孩子，但个性过于自由散漫，希望家长在这方面加强约束。”

“他只是个一年级的孩子，有必要现在就约束吗？”他很不以为然。

“当然，这种约束是针对他的缺点……”

“谁没有缺点呢，我希望他能有个愉快、值得回味的童年，而不是每天被规矩约束。”他摸摸鼻子，接着说，“我不想他变成读书机器，不想他年纪轻轻就变成整天把教条挂在嘴边的……”他有些轻蔑地看我一眼，“……老学究。”

“不好意思，陈老师，我还有事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如果有必要，我会考虑给继宝转学。”



我咬着嘴唇站起来。

“徐先生，请你道歉。”

他轻笑，不以为然，“什么？”

“请你为自己的无知、自大和无礼道歉。”

他收起笑容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

“对于徐继宝，你甚至还不如你的司机了解得清楚，哦，他也姓陈！”我的声音大得像在课堂上训话，“所以你绝对没有资格教训我！”

“你对孩子怎样管教我无权干涉，所以也请你不要对我的教育方法指手划脚。”

电话铃声骤响。

我们都没去理它。

我继续说下去：“很好，十分钟到了！老学究该回她的教条中心去了。我终于知道徐继宝的无法无天、毫不理会别人感受是从哪里继承！对，自由，它不应该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吧？可你们怎么会在乎！”

“自以为是的有钱人，为什么把公司盖这么大？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人连遮风避雨的地方都没有！当然，别人的死活你们不会在乎！随便你怎样去教你的继宝吧，把他也变成和你一样冷酷、无情、无药可救的人吧。再见！”

我将手中的空瓶重重放在桌上，去推红色大门。

门却打不开。

我整个人贴在上面使劲。

后面伸过一双手，拉住门把。

“方向错了。”徐立涛说。

我恨恨地瞪着他，“谢谢。”拉开门，快步离去。



我把车子蹬得飞快。任头发立起。这份奇耻大辱，我会记住。

傍晚，清凉的风吹来，我惬意地阖眼享受。

现在的我远没有了下午的气焰，反而有些后怕。姓徐的会不会去学校告我黑状，害我丢掉饭碗？看他那副混账样子，这种事一定做得出来。刚才说的话



【独舞 著】

我已经不太记得，反正头脑发热时，什么也说得出口。对了，我听到他打电话，会不会因为知道得太多，干脆被他灭口？

好想哭啊，我还年轻！

忽然很想悲歌一曲。张开嘴，却发不出声音。第一句是什么词来着？正挠头，身后有人叫我。

“这么晚了，你一个人在做什么？”

那……那是我的勇士没错。

一转身，夏珩冲着我微笑——他也是刚刚回来。

“夏珩！”我张开双臂扑过去！

夏珩伸出一只胳膊给我抱，“为什么还不回家？”

“等你呀，你去哪里了？”我生气前一直在担心呢。

“去找工作。”

“何必这么急？先好好休息嘛！你连时差还没倒过来吧。”

“时差可以慢慢倒，反正我在家也睡不着。”

“你这样的人才，老总们一定会争得头破血流了吧？”

夏珩轻轻摇头，“国内现在对人才的要求也很高。”

“再高能高过我们的夏珩吗？去哪家公司上班？”

“没，还没找到。”

“哦，你今天只是去观摩！”我恍然大悟。

“不，我去了建科实业。但他们没有录用我。”夏珩有些失落。

建科……还……实业？

什么是冤家路窄？

再记一笔血泪账。

“为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觉得我缺乏经验。”

“经验？荒唐，不工作哪来的经验？这群蠢蛋，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。”我愤愤不平，不尊师重教就罢了，竟连我的夏珩也要欺压。

“大家都想进建科，有经验有学历的人到处都是。”夏珩的语气里有我从未见过的认真，“不过也好，让我认清自己的实力，也明确了以后的目标。”



“你是说，还要去建科？”我一惊。

“如果有机会的话。”

夏珩和以前不同了，如果在以前，他会哭吧。可是今天，他说这让他明确了以后的目标。

我需要重新认识他。

四年的分别，不算太长，不是很短。



【独舞 著】

第二章 暗恋的代价

一大早，我正上第一节语文科。最显眼的徐继宝坐得笔直，小黑脸分外严肃，小眼睛炯炯有神。现在看来，他长得一点都不像徐立涛。徐立涛比较白，眼睛也比较大。

那么，他一定像妈妈了。

家有丑妻，原来徐立涛也有无奈的时候。

课上得很顺利。徐继宝没有发威，还一直积极举手。虽然没答对，但精神可嘉。班里的气氛也活泼起来，徐继宝就有这个本事。

还好，还好。没有杀人灭口，校长没有训话，我依然站在讲台上。

生活继续美好。

回办公室的路上，迎面看到校长满脸春风地走来，还兴奋地跟我打招呼。校长虽然不常骂人，但也很少这么亢奋。难得遇上如此好心情，当然要捧场。

“中彩票了？”我做好欢呼的准备。

“……没有。”

别这样，我会闪到腰的。

“那有什么喜事？”我依然堆满笑容。

“元旦的赞助找到了！”校长几乎要振臂高呼万岁。

“给我们什么好处？”这才是我所关心的。

“大餐外加高级化妆品一套。”校长伸出一根手指——不是中指。

“什么牌子？大餐的标准是多少？”

他却不肯再透露，“去上课，等会开会我就宣布。”还做出轰苍蝇的姿势。

“小气。”我撇着嘴，飞奔回办公室散布消息。

开会时，大家都很振奋，所以会场秩序受到些影响。校长的大声嘶吼仍扼